

《禪宗》 第七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六祖便到黃梅，禮拜五祖。五祖問他，「汝何方人？欲求何物？」你是哪處的人？你來我這處想取甚麼？他(五祖)以為他來是想取錢，或者取救濟之類，衣衫襤褸那樣來。「惠能對曰」，於是他對五祖說：「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，遠來禮師，惟求作佛，不求餘物。」他說我是五嶺以南的新興，新州的老百姓，我從這麼遠的地方來這處，我目的只求成佛，作佛即成佛，「不求餘物」，我不是想求其他東西。我不是求錢或其他東西，我求成佛而已。於是，五祖說，「祖言」，五祖說，「汝是嶺南人，又是獠，若為堪作佛？」一句。你是嶺南人，嶺南在當時中國來講，是未開化的地方。那他說你是嶺南人，還未開化的地方，「又是獠」，即是「𡵚𡵚」(keu4 leu1)，是嗎？

現在的「𡵚𡵚佬」，舊時叫那些人語言不通，講話「核核突突」(惡心)的，叫做「𡵚𡵚」。舊時的外江人來廣東，叫那些語言不通，例如甚麼？一般是指那些甚麼？苗人、黎人，不是指我們這些人。那些說話很「𡵚𡵚」(不通順)，似安南話、似越南話，又不是越南話。似下四府的話，又不是下四府的話。「𡵚𡵚𡵚𡵚」(gik6 gik6 gwat6 gwat6)的話，所以叫做獠「𡵚𡵚」。因為侮辱它，加狗字旁，未開化的，加狗字旁。獠的聲音是「𡵚𡵚」，加狗字旁是侮辱性質。大概是「𡵚𡵚、𡵚𡵚、𡵚𡵚」這樣的音。稱呼他是獠人。因為外省人一來到廣東，很多……我們廣東「𡵚𡵚」兩個字，是外省人叫獠的音，即是現在有很多甚麼？你現在講話，經常(講)「沙哩弄銃」，「沙哩弄銃」是甚麼？原來是清朝軍隊，清朝派兩個王入廣東，一個是尚可喜，一個是耿繼茂，尚王、耿王，兩個一齊帶兵入廣東，入城的時候，兩個要爭先行，舊時的人這麼奇怪的，爭先行，兩個都是封王，兩個都要爭先行。怎麼辦呢？拆了那個城門，造過一個城門，兩個門口的，一齊入。所以，廣州市有一個叫做雙門底。從前，是馬玉山糖果公司門口，我是小孩子的時候，鑽過這個城門。

初拆馬路的時候，保存兩個(門口)。這很古怪，一個城有兩個門，很古怪。本來

應該保存，不過後來市政廳、市政局，市政府那班留學生膚淺，西方人叫做 landmark，是本地的特徵，應該保留的，好似巴黎應該保存鐵塔，杭州西橋應該保存靈隱寺，應該這樣的，保留地方的特徵。留學生當時在市政府做事，那班留學生、工程師「烏龍」(糊塗)，以為是中國的舊東西就要拆去。五大叢林那麼好，拆清，真的「烏龍」(糊塗)！你猜當時誰人做？拆雙門底的時候，很難怪，那時候是軍閥時代，楊劉甚麼，楊希閔、劉震寰，那班滇(系)、桂(系)軍佔駐廣州的時候，市政府想建設又無錢，又拆清那些……。至到孫科，孫中山的兒子孫科，他做市政廳長，他把五大叢林都拆去，真的豈有此理！你是基督教，但別人不是基督教，別人難道又將你的教堂拆了嗎？他將五大叢林拆去，他說它佔的地方佔多了。他要籌款建設，無錢。他將五大叢林拆去，割一大幅地方出來賣給人，拿錢來建設。近著我住的西關，那個西來初地，西來初地是達摩祖師在這處登陸的，那處有一間叫做華林寺，有五百羅漢。氹氹圈側面拆光，拆剩五百羅漢，這樣的事也有。這些就是留學生讀中國書讀得少，以為「老蕃」(西方人)的東西才好，中國的東西不要得。孫科都是這樣。所以他在後半生不是很得意，活該！五大叢林，你白白拆了它，為何呢？光孝寺就拆剩，拆了外面，剩下裏面一丁點。大佛寺整間拆，拆剩個大雄寶殿，剩下三個大佛，其餘拆清，拆來做甚麼？賣給別人建屋，錢用來做軍費和建設費。當時雙門底就拆了。雙門底是這樣來的。

雙門底是兩王入城的時候，清朝下令要殺人、屠城，問殺幾多？那位順口答的先鋒，殺十八鋪，十八鋪，所以廣州有十八甫。第一鋪、第二鋪、第三鋪，一直到第十八鋪，殺完十八鋪的人。見人就殺，不論男女，殺完十八鋪就收工。收兵集中到大新街尾、江畔街口，收兵了，不殺了。去到那處就不殺，那條叫做謝恩里。謝恩，不殺，去到那處止，有一條叫做謝恩里。不用死，去到那處謝恩。當時，殺的時候，軍隊如瘋如狂般殺人，見人就殺。有一些老人就「騰騰震」(顫抖)，有一些孩子只有這麼小。他問長官：「殺哪些人？」長官答：「殺了籠總」殺了籠總，即是籠總殺了，籠總殺了即是通通殺光，見人就殺。他講的話就倒裝，「殺了籠總」，那麼就是「殺了籠總」。軍隊聽到長官講了這句話，軍隊便傳。這個「殺了籠總」，那個便傳「殺

了籠總」。全城軍隊一個傳一個「殺了籠總」，人民一聽到「殺了籠總」，就(知)快開刀。所以，即是不分黑白，見到就殺光，叫「殺了籠總」。現在傳下傳下，傳到香港，講歪一些，不知道「殺了籠總」。即是籠總殺了，它是「沙哩弄銃」。

聽眾：？？？

羅公：「沙哩弄銃」即是「沙沙滾」，是差不多的，即是亂來的意思。「唏啲」又是這樣來的。

他(五祖)說，你「又是獼獠，若為堪作佛？」若為即是若何。為字時時當何字解釋，若何能作佛？你這麼的「唏啲佬」，怎能夠成佛？惠能反駁他，「惠能曰：人雖有南北，佛性本無南北。」你說我是嶺南人，我是南方，你是北方，人有南北。大家都有佛性，佛性無南北，一樣的。「獼獠身與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別？」他問他(五祖)，反問他，我是「唏啲佬」，我的身體與你不同，但是我的佛性與你的佛性有甚麼不同嗎？差別即是不同。五祖見他講幾句，覺得很驚人。「五祖更欲與語」，五祖那時候想再跟他講，語者對答，跟他講。「且見徒眾總在左右，乃令隨眾作務」，一句。(五祖)想跟他講，但是見到徒弟、徒眾，總是全部，「通通」(全部)在左右。當時有一些惡勢力，神秀底下有一班人很粗魯，動不動講打講殺。「乃見徒眾總在左右」，就不跟他講，命令他跟那些人一齊作務，作務即做工，你一齊去做工。「惠能曰」，惠能又問他，「惠能啟和尚，弟子自心，常生智慧，不離自性，即是福田。未審和尚教作何務？」一句，問他。他的意思即是人人以為替那些叢林、寺門，替佛門做工，就是種福，種福田，你現在叫我去做工，即是你叫我去種福田。我惠能啟，啟者報告，我報告和尚，稱他做和尚，我報告和尚，「弟子自心，常生智慧」，我惠能，我自己的心時時念念都有智慧起。不離自性，我時時都知道，我一切的事都不離開我的真如自性，我能夠這樣時時瞭解，時時體會真如自性，即是福田，已經是最高的福田，不用去外面再種甚麼福，我的福田已經足夠，你現在又叫我去做工，「未審和尚教作何務？」我未曾審度得到，你和尚教我去做甚麼工？這樣問他。

於是，「祖云」，五祖說：「這獼獠根性大利！」大字讀太，大字是太字，在古

代是通的。「汝更勿言，著槽廠去」，一句。他說你這個「畸啲佬」，那個根性，根性者指智慧，智慧太利，很猛利。「汝更勿言」，你不要講，即是不讓他說。「到槽廠去」，到後面，槽廠是甚麼？槽廠本來是養馬的地方，廠和槽都是養馬，你到那處去。其實寺門哪裏會養馬？即是後院那處，寺門的後院。好似人養馬的地方，用來堆柴、堆雜物的地方。你到槽廠去，於是，惠能就離開。「惠能退至後院，有一行者，差惠能破柴踏碓」，一句。於是，惠能走到寺門後面，後院即是槽廠。去到見到一個行者，行者即是修行的人，那個行者在那處打點廚房事務。行者就差，這個不是讀「ci1」，讀「caai1」，動詞，差他做事。上面差別指不同。差惠能破柴和踏碓，破柴容易解釋，踏碓是甚麼？那個舂米的碓，即是一個碓，一條搖板，安裝了一碌木，木上面尖端處，鑲了一個石頭，人站上在那處，好似現在那些「棘棘及及」(聲音)，小孩子的搖搖板那樣。譬如碓是有四十斤重，你在這處站上去有四十斤，便平衡。如果你是四十五斤，就會沉了下來。大概碓有百斤重，惠能很矮小，大概即是現在九十磅，九十多些磅，這樣的身材。他站在碓那處，他不夠重，如果重的時候，上面有一條橫木，一踏上去，一上升，手按著橫木，腳就會輕，輕了，那個碓就會「轟」那樣下沉，就會舂那些米，一舂下去，手一放開，腳又重，碓又上升。惠能放開手，碓都不下沉，瘦成這樣。他拿一塊豬腰石，我見過那塊豬腰石，這樣的大小，好似一個豬腰那樣。將豬腰石綁在腰上，增加了十斤、八斤重。那麼便足夠重。現在存在這處的，叫墜腰石。那他在這處破柴和踏碓。踏了多久呢？「經八月餘」，踏了八個月，無人理會他。

「祖一日忽見惠能，曰：吾思汝之見可用，恐有惡人害汝，遂不與汝言，汝知否？」這處一句。有一日，五祖四處行，去到後院，忽然見到惠能，對他這樣講。「吾思汝之見可用」，吾思即是我想，我想你的見解都有些用處，可用的。但是恐怕有惡人害你，遂即於是，於是就不跟你講話。「汝知否？」你知不知道。於是，惠能說，「惠能曰：弟子亦知師意，不敢行至堂前，令人不覺」，一句。他說我亦知道老師的意思，所以我不敢行到你的廳堂、佛堂的前面，我都不敢行去，令到人不覺有疑。

「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」，一句。於是，沒多久，五祖有一日叫所有弟子通通來，召集弟子對弟子講：「吾向汝說」，我現在有一些話跟你們大家講，祖師講的。

「世人生死事大，汝等終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離生死苦海」，一句。你們這班人，汝等，整天求福田，又要替寺門做事、喃喃，一味禮拜、施捨一些錢財、一些力量，整天想求福田、種福。「不求出離生死苦海」，你不肯開發你的智慧來脫離生死苦海，你就無從證得自己的真如自性。你不證得真如自性又會怎樣？「自性若迷，福何可救？」如果你對真如自性，你不能夠認識，那麼你就會迷了真如自性，你一味去積福，福無辦法(解)救你的生死輪迴。於是他怎樣說呢？「汝等各去，自看智慧，取自本心般若之性」？？？

聽眾：？？？

「各作一偈，來呈吾看」，一句。他說你等各人回去，自己看看你的智慧，意思即是甚麼？自己運用一下智慧，看看你的智慧怎樣，自看，自己看看你的智慧怎樣。

「取自本心般若之性」，取者，取字當作找尋、認知，找尋甚麼呢？你自己本身具有的般若智慧，般若所認識的真如自性。般若之性，是般若所認識的真如自性。一個解釋。第二個解釋，般若的本身，般若用，這個是體。般若自性，般若的本身，自性不當作真如自性解釋，般若的本質。你自己看看自己般若的本質，自性即是本質。兩個解釋，任你選一，一般要第一個解釋。個個人去看一下自己本身具有的般若，般若所認識的真如自性。你自己檢討後，「各作一偈」，一人作一首偈，即是作無相偈，當時那些偈叫做無相偈，四句的。

「來呈看」，來呈給我看。

下面了，「若悟大意，付汝衣法，為第六代祖」，如果你在偈裏面，表現出你確是能夠了悟到，真如自性是怎樣，了悟到大意，我付給衣和傳法給你，你就做第六代的祖師。「火急速去，不得遲滯」，火急即好似火燒一樣那麼趕急，生死事大，不要拖延。「火急速去，不得遲滯」，你不要遲滯，你快些回去，回去感覺到怎樣，你直寫出來，不要一味思思想想，即是好似作文章那樣，作文章那樣就無用。你覺得怎樣就寫怎樣，即是赤裸裸那樣寫出來。「思量即不中用」，你不需要想的，你覺得怎樣就怎樣寫，不要特別思量來造作，即是不要造作。一味用思量來造作是不合用。我所

需求的不是這些東西，所需求是看一下你的智慧如何。中字應該讀「仲」，不中用，中者合也，不合用。我需要你表達到你的智慧，你裝模作樣，寫成好的文章，我不需要，不合用。

再解釋理由，為何不要思量？「見性之人，言下須見。若如此者，輪刀上陣，亦得見之」，一句。一個真正能夠認識本性的人，不需要造作，不需要文字的造作。

「言下須見」，你覺得怎樣就怎樣寫，或者你聽到有人教你怎樣，你一明白，你當下就見性。如果你能夠做到如此者，「輪刀上陣，亦得見之」，縱使你打仗舞起那把刀來到上陣的時候，你都可以見性，不需一定要蒲團打坐、要思維才可以。其實極端如六祖這類人，真正可以承受衣鉢的人才能夠，初學是不可以，所以有些人講，舊時那位湯雪筠，即是後來(出家法名)融熙法師跟我講，不用打坐，不用修止觀，拿著一個叉燒包來食，也可以見性的。我笑他，我叫他做湯雪筠，我說：「湯雪筠，你那麼聰明或者可以，好似我拿著叉燒包食，就不可以。難道個個人都可以嗎？」六祖(口誤，應是五祖，下同)說輪刀上陣，六祖當然可以，神秀就不可以，是嗎？根器不同。

「眾得處分」，處分即是處置，他這樣交帶、處置。「退而遞相謂曰」，遞者跟，這個對那個講，那個對這個講，傳下傳下，即是好似「沙哩弄銃」那幾個字，一傳就全城人都知道。他一傳全寺人都知道。互相謂，即是你跟我講，我跟你講，「吱吱浸浸」(竊竊私語)，講甚麼呢？個個人這樣說，「我等眾人，不須澄心用意作偈，將呈和尚，有何所益？」一句。「我等眾人」，我們這班人，不須要澄心，即是把我們的心事澄清，不須要澄清我們的心意來作偈。作了來將，將者即拿，不用澄心來到作偈，作了偈後拿去給和尚看。「有何所益？」拿一首偈去，對我們有甚麼益處？意思即是肯定不會是我們，一定是神秀可得，神秀做教授師。神秀者，五祖大師座下最有學問，而且修行最好的弟子，做教授師，即是等於五祖的助教。「神秀上座，現為教授師，必是他得」，一句。「神秀上座」，上座者高級的僧人。神秀上座，現在已經做我們的教授師，除了五祖，地位就到他。「必是他得」，一定是他可以，不會是

輪到我們。「我輩漫作偈頌，枉用心力」，一句。如果我們一人寫一首偈，「漫作偈頌」，這個漫字有兩個解釋。第一個解釋，漫者隨便，漫者一般是很寬闊、很籠統那樣叫做漫，汗漫。漫作偈頌即是我們隨隨便便作一首偈頌，枉用心力而已，白白枉用心機，不用了，一個解釋。第二個解釋，漫者莫也。漫莫兩個字得一個「mur」字的(聲)母(m)，漫作偈頌，(即)莫作偈頌，不用造了，造都是枉用心力而已。有兩個解釋的。「諸人聞語，總皆息心，咸言：我等已後依止秀師，何煩作偈？」一句。這些人一聽到這種講法，肯定是神秀得，就總皆息心。總者盡也，盡皆息了心，無人去造偈。咸即是「通通」(全部)，咸字在廣東人的話，是很容易。廣東人的「𠵿嗱呤」(全部)，便是咸。「𠵿嗱」、咸。「嗱呤」兩個字用來形容咸字而已，是嗎？「咸」字怎樣？「嗱呤」。𠵿是咸，咸即是「通通」。「嗱呤」即是拼攏，一堆，「𠵿嗱呤」通通拼攏。咸字幾雅，是嗎？很文雅，廣州人的話實在很文雅。譬如，有些很粗俗的話，都很文雅。那些人叫甚麼？「你咸濕」、「他這個厭浥佬」是嗎？「厭浥」兩個字，是《詩經》的，「厭浥行露」，《詩經》是「厭浥行露，豈不夙夜，謂行多露」。厭浥者？、厭浥者濕也，濕的意思。行那條大路，那條大路很濕。「豈不夙夜」，難道我們一早一晚都不能行路嗎？「謂行多露」，因為一早一晚有很多露水弄濕那條路，所以我們不方便行。這句話的意思，即是那條路濕，我們不方便行。那麼這幾句怎樣講？又是漢水流域的游女，那些女孩，大家互相警戒，你不要在一早一晚隨便行那條路，那條路有很多露水、很濕的，即是很多無聊的人，會「撩」(騷擾)你、跟蹤你，即是這樣。本來那條路厭浥，厭浥是濕也，由濕引伸至現在說他鹹豆(好色者)，他去厭浥，是這樣來的，很文雅。「總皆息心，咸言」，「通通」這樣講，「我等已後，依止秀師」，依者即是依賴，依賴神秀老師就可以，「何煩作偈？」何需麻煩自己來作首偈來呈呢？迫著神秀非呈偈不可，這個形勢無人造，神秀不造怎樣可以？

於是，「神秀思惟：諸人不呈偈者，為我與他為教授師」。神秀想，個個人都不肯造偈呈上去，為甚麼？為了我是他們的教授師，個個都尊重我，個個都禮讓我，我不呈怎可以？於是，「我須作偈，將呈和尚」，一句。所以，我需要作一首偈，將即

是拿去，將一首偈，將者持也，持即是拿著，作一首偈拿去呈給和尚看。「若不呈偈，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？」，一句。如果我不呈那首偈給他看，和尚怎樣知道我見解到底深抑或淺？「我呈偈意，求法即善，覓祖即惡，卻同凡心，奪其聖位奚別」，一句。即是呈又難，不呈又難。「我呈偈意」，我現在要呈一首偈給和尚的本意，「求法即善」，如果我心中目的是求法，是好的，善。「覓祖即惡」，覓者貪求，如果是貪求祖師的地位，想做第六代祖師就是惡，就不可以。如果我貪求想做祖師，「卻同凡心」，變了好似凡人的心一樣，想「奪其聖位」，好似凡夫想奪祖師的聖位。奚別即是何別，奚、何，都是喉音，即是h的音，奚、何，奚字和何字通用。何別。不呈又不可以，呈又有這個問題，如果他不呈又怎樣呢？「若不呈偈，終不得法」，如果我不呈給他看，始終我得不到法，是嗎？於是，「大難！大難！」真的難了！這件事難搞了！大字讀太又可以，不讀太都可以。大難、大難都可以。應該讀「太」的。

「五祖堂前，有步廊三間，擬請供奉盧珍，畫楞伽經變相，及五祖血脈圖，流傳供養。」當時，五祖的堂前，即是……譬如一個建築物，五祖在這處住，弘忍大師在這處住。五祖的堂前，有一個空地，空地的兩邊有走廊，這裏有一個走廊。走廊裏面，有一條條柱，讓人行路的時候，下雨時候都不會被雨「溔」(dap6)(弄濕)，一直行到這處，可以出門口。有步廊可以給人行，即是給人步行的走廊，步廊即是走廊，但不用走字，用步字。有三間，即是有三格走廊。一格、兩格、三格，三格走廊。「擬請」，擬者想，想請那位供奉，供奉即是畫家。因為為何？從前，皇帝的宮殿裏面，需要很多的藝術家替他做事。有些替他雕刻、有些替他寫畫，那些藝術家被宮廷物識到，請他們去宮廷裏面做甚麼？做供奉。供奉不是說皇帝供奉他們，是他們在那處供奉皇帝。即是，在宮廷裏面，皇帝一想起要甚麼，要即刻供奉，是這樣解釋。不是說皇帝請他，給食、供奉他叫做供奉。入宮廷做供奉的藝術家，因為是美好的東西，所以凡是畫家，人稱他作甚麼？稱他做供奉。其實不是真的做供奉，稱他而已。等於現在甚麼？外省人叫醫生做大夫，因為舊時最「架勢」(威風)，醫生是最「架勢」，在宮廷行醫，是醫人那些，太醫之流，是做官，大夫。所以，凡尊稱民間的醫

生，「通通」(全部)叫做大夫。同樣，供奉指那些藝術家，這處指那些畫家，寫壁畫的。

那位畫家叫做盧珍，請盧珍畫甚麼？畫《楞伽經》所講的，有一本《楞伽經》，是達摩祖師交給慧可大師，叫他用來印心的。《楞伽經》裏面講及地獄的境界，地獄變相圖，即是地獄變相，即是忽然間有甚麼？有些「懵」(笨)人去投胎，被牛頭馬面拉了去，那些叫做變相圖。又叫做地獄變相圖。現在很多都有的，每個城市裏面城隍廟都有，你們這個年紀見過，城隍廟裏面有地獄，有些鋸人、在奈何橋被拋下去，被大魚吃、有些下油鍋、有些上刀山，那些地獄的變相圖。依據《楞伽經》來到畫地獄變相圖。第一畫地獄變相圖，第二畫甚麼？五祖血脈圖，五祖即是五個祖師，五個祖師即是由達摩到慧可，僧璨、道信、弘忍這五個祖師，血脈一代傳一代，每一個……譬如達摩有幾個弟子，譬如有十個弟子，十個之中，慧可是正統。慧可的弟子，其中哪人是正統？畫血脈圖，即是好似族譜。血脈圖畫來「流傳供養」，流傳，人們照抄流傳在這裏，被人們抄回去供養，或者去那處拜一下，用來流傳和用來供養。

「神秀作偈成已，數度欲呈」，一句。首偈作好，數度是幾次，度是次，幾次想呈給和尚。「行至堂前，心中恍惚，遍身汗流，擬呈不得」，怎知道，行到走廊附近，堂前處，冒汗，幾次想呈都不得。其實，這段明明是六祖後來的弟子加下去，用來詆毀神秀。你怎知道他冒汗？難道他走出來，講給別人聽，我昨天冒汗，不會的。六祖都不知道他冒汗，它說他幾次冒汗都不(能呈)得，這些明明是後來六祖門下的徒子、徒孫加下去，用來詆毀神秀。我們讀書讀到這些，切不可相信這些。神秀不是一個很「水」(差劣)的人，這個亦是相當了不起的人，我們不能詆毀說他「削」(差劣)。擬是想，想呈又不得。他「前後經四日，一十三度呈偈不得」，總共十三次，總共四天。四天，大家都會知道，四天後才寫，但是幾多次？你怎樣知道？冒汗幾多次？這班人又怎樣知道？所以，有時候盡信書不如無書。「秀乃思惟」，尤其是……六祖講的，六祖怎會將神秀講到這樣？一定不會，六祖的為人不會這樣。「秀乃思惟：不如向廊下書著，從他和尚看見，忽若道好，即出禮拜，云是秀作」，一句。於

是，神秀就……肯定看到的，他行出來，由和尚自己看見。「忽若道好」，忽然間一看到，(覺得)很好，做得好，「即出禮拜」，我就走出來向他禮拜。「云是秀作」，說給他聽，是我神秀作的。這句的說法亦有詆毀的氣味，神秀哪會這樣？我不相信這樣的說法。

「若道不堪，枉向山中數年，受人禮拜，更修何道？」一句。如果老和尚來道，道即是說，一看到它，說它不堪，不堪承接祖位，如果他是這樣說，那麼是我自己不好，「枉向山中數年，受人禮拜」，還說是教授師，是嗎？不好了，「更修何道？」搞成這樣還修甚麼道？即是自己怨自己。「是夜三更，不使人知，自執燈，書偈於南廊壁間，呈心所見。」於是，他在那晚夜，「是」即是此，此夜，那晚夜，三更天，十二點鐘的時候，「不使人知」，自己拿著燈，「書偈於南廊壁間」，南面的走廊。以前的寺門多數是坐北向南，南面便是這面，是嗎？不是，應該是坐東。總之是南邊的走廊。它不知道怎樣坐向，或者它是坐東向西、坐西向東。南面走廊的牆壁處。「呈心所見」，呈即表現，表現他心中所見到的道理。

「偈曰」，那首偈說「身是菩提樹」，身者指身體的行為，我們身體上的一切行為、動作，是菩提的樹，樹能夠產生果實，菩提是佛的最高智慧。我們身體上的一切行為，就是譬如那棵樹，那棵菩提樹，能夠產生菩提的果實。即是說甚麼？戒、定這些行為和一切日常好的行為，會招致得到菩提的果，無錯，實在講得無錯，很正確，不過講不出見性時候的境界，他只是教人，你要修行，你的行為要好，行為會得到菩提的果實，他只是這樣講，講不出見性的時候怎樣，他只是講出甚麼？見性之前的修行方法，見性的時候怎樣？他講不出。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。」明鏡台是甚麼？明鏡台即是舊時女人用的梳妝盒，叫做鏡台。女人用的梳妝盒，普通尺多闊，或者一尺闊，約莫丁方，即是好似現在大的化妝盒，蓋起來，揭開它，會撐起一塊東西。揭開有一塊東西撐起，撐起時，上面放一個鏡。舊時的鏡很名貴，用白銅造一個圓鏡。撐起之後，斜斜放一個鏡，這個梳妝盒叫做鏡台。心是甚麼？明鏡的台，明鏡指智慧，明鏡的台指我們的心，我們的心，心指我們的精神活動，我們的精神活動會產生智慧，智慧是依靠我們的精神活動而有。精神活動等於鏡的架，那個座，座上面

用來支持鏡，「心為明鏡台」。「身是菩提樹」，所以我們要檢點我們的身體行為。心好似明鏡的台，所以我們時時不要搞到心污穢，如果心是污穢，不能夠支持那面明鏡，就不能夠產生智慧，「心如明鏡台」。

既然身和心那麼重要，所以要怎樣？「時時勤拂拭」，時時要勤，拂者掃清那些塵，拭者抹了那些塵，即是甚麼？時時檢點有做錯甚麼就改。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」，勿是不要，不要令到身心有塵埃，或者亦可以這樣解釋，不要使到明鏡有塵埃遮蔽，「勿使惹塵埃」。「時時勤拂拭」有兩個解釋，一個拂拭那棵樹和拂拭台，是嗎？另外一個解釋是拂拭那個甚麼？那個鏡，不要讓鏡有塵埃，兩個解釋都可以。若第三個解釋都可以，拂拭鏡台和鏡，是嗎？不要使到那兩件東西有塵埃，都可以。神秀首偈是這樣。我們來到這處，看敦煌本，是否一樣？其他那些當然不是一樣。最重要是這首偈，看看首偈是否一樣。一樣了，是嗎？又不是？「勿使惹塵埃」，不是用勿字，「莫使惹塵埃」，勿跟莫一樣，通用的，所不同只是一個字而已，一樣了，我們可以當它一樣。敦煌本是莫字。(對一聽眾說)你去哪處拿一本那麼漂亮？誰送給你？這本是曹溪處印，不是這本，是取曹溪原本，拿去金陵刻經處，或拿去那裏印。金陵刻經處印的，我舊時有一本，楊仁山刻印。

那首偈寫了在那處。「秀書偈了，便卻歸房」，這位神秀，書是寫，了是完。神秀寫完這首偈，於是，卻即是退，退回宿舍、房間。「人總不知」，無一個人知道是他(寫)的。幸好，這處無講諷刺他的東西。「人總不知」，你諷刺他便更加……所以有時候，有些人作偽，都不是作得很高明，是嗎？「秀復思惟：五祖明日見偈歡喜，即我與法有緣」，一句。他在房裏睡不著，想了。復是又，又想。如果五祖明天看見這首偈而歡喜，即是說我神秀與法、與達摩傳來的法，即是指禪法，涅槃妙心，是有緣了。「若言不堪，自是我迷，宿業障重，不合得法」，一句。若然五祖見到我那首偈是不堪，都是不得的，「自是我迷」，不關五祖的事，是我自己的問題。這處都寫他好，是我迷，是我不通。為何我會迷呢？「宿業障重」，宿是前生，前生的業不好，由前生的業造出來，障礙我的智慧，所以這個障重，由前生的業而引起那些煩

惱，煩惱障、所知障重。「不合得法」，不適宜接受涅槃妙心的法，於是，他想「聖意難測」，聖是指五祖是聖人，到底明天，聖人的意思會怎樣？我很難猜度得到。於是，「房中思想，坐臥不安，直至五更」，一句。這句又是(詆毀)，究竟誰人跟著他，看到他整晚不能睡，一直到五更天都不能睡？誰人知道呢？是嗎？六祖也不知道的。這些後人加下去，就是無聊。

「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，不見自性」，一句。本來五祖早已經知道神秀未能入門，「入門未得」即是未得入門。「不見自性」，不能夠體驗到他自己的真如自性。「天明，祖喚盧供奉來，向南廊壁間，繪畫圖相，忽見其偈」，一句。到天明，五祖叫那位畫家，盧供奉，盧畫家來了，跟他一齊去到南廊的壁間，指示、教他畫圖，畫那種變相的情形。「忽見其偈」，忽然間見到有幾句偈寫在這處。「報言」，報即是講，五祖講給盧畫家知道，對他這樣講：「供奉卻不用畫」，一句。盧供奉，你不用畫了，白叫他來，卻字不用解釋，是助語詞。你不需要畫，「勞爾遠來」，你這一趟勞你辛苦，走到入山裏，對不起。「經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但留此偈，與人誦持。依此偈修，免墮惡道；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」，一句。他說經云，這個經是指《金剛經》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《金剛經》的意思是這樣，世界一切有形有相的事物，都是虛妄，不實在的，虛妄即是不實在。「但留此偈」，即是你畫變相圖，都是一樣虛妄，不如(留)這首偈教人修行。但留此偈語，待人誦持，留這首偈在這裏，讓人念誦，持是記憶。為甚麼要留下來讓人誦持？「依此偈修，免墮惡道」，因為依著這首偈修行，人就免於落地獄、餓鬼、畜生惡道。「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」，依著這首偈，他不是說肯定會見性，只是依著這首偈會有很大的利益。講完之後，「令門人炷香禮敬，盡誦此偈，即得見性。」於是，他命令門人，個個人拈香，炷香即點香拿著，禮敬即是向那首偈禮敬。他說：「盡誦此偈」，大家個個都念這首偈，因為你念這首偈，將來會見性的，「即得見性」。於是，「門人誦偈，皆嘆善哉」，一句。於是門人都念這首偈，都覺得這首偈好啊！「皆嘆善哉」。

於是，「祖，三更喚秀入堂，問曰：偈是汝作否？」一句。於是，五祖當晚的三

更天，叫神秀入去他所住的廳堂，問他，這首偈是否你作？其實五祖早知道是他作，(神秀的)字，他應該認得。「秀言：實是秀作，不敢妄求祖位，望和尚慈悲，看弟子有少智慧否？」於是，神秀答，這首偈實在是我神秀作的，我造這首偈目的，不是敢妄求祖師地位，我希望你和尚慈悲教我，看一下這首偈，看看我神秀有沒有少許智慧？請你批評、指教。

「祖曰」，於是五祖就講：「汝作此偈，未見本性，只到門外，未入門內。如此見解，覓無上菩提，了不可得」，先一句。於是，五祖說「汝作此偈」，你造這首偈，你「未見本性」，你未曾體會到真如自性。因為你那首偈，只是教人怎樣修行，你無講真如自性是怎樣，亦無講見性的時候是甚麼情況。「只到門外」，只是行在門外面，你只是講如何修行。「未入門內」，未入到門裏面。「如此見解」，你這種見解說法，「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」，你想找尋無上的智慧，了即是完全，完全無關係，依著這首偈是完全得不到的，修行就可以，如果你說由此可以獲得無上菩提，是完全不可以。他繼續說了，「無上菩提，須得言下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不生不滅；於一切時中，念念自見萬法無滯，一真一切真，萬境自如如。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實。若如是見，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。」這樣教他，他說無上菩提是佛的最高智慧，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「須得言下識自本心」，你想得無上菩提，你就需要甚麼？「言下」，講一句話之下，不需要多講，只是一兩句話之下，就可以表現一切。「識自本心」，認識你的本心。你的本心者，我們本有的真如自性，叫做性。性指體來講，由性所起的用，叫做心，心是指用。「識自本心」，認識我們根本的心的作用。「見自本性」，認識我本來的真如自性，一心一性，一用一體。「見自本性」，見到的本性是怎樣？應該連續讀，「見自本性不生不滅」，證得我們自己本身的真如本性，是不生不滅的，即是永恆的，本來不生，以後亦不滅。這個性是無為法，無為法就無說由甚麼時候開始生，為甚麼？因為世界上的事物，凡是有生，一定有滅。我們不會說見到有生而無滅，有生必定有滅，如果它不滅，一定是不生。不生不是說本來無就是不生，永恆的有，本來無始就有，數上去找不到起點，亦是不生。以後找不到它的終點，就是不滅。

「於一切時中，念念自見」，還要在任何時間裏面，念念即是每一個剎那，每一個剎那都自己知道是如此。不要這個剎那見，第二個剎那就墮落，不能是這樣，自見。「萬法無滯」，一體一用，那時候真的像融熙法師說，拿著叉燒包都可以見性。萬法一點滯礙都無，即是說甚麼？即是運水搬柴、輪刀上陣，都在見自性。覺得萬法無滯礙，就無所謂這些污穢、那些是清淨，每件事都是不生不滅的真如體顯示。哪處有污穢？既無污穢，哪處有清淨？其實所謂污穢與清淨，都是執著。如果你不執著甚麼是污穢、甚麼是清淨，(便)「萬法無滯，一真一切真」，這個是真如自體，是絕對的，是一的。一個真如自體是真，萬法都是真。萬法都是由真如體顯現，既然你證得真如自體是真，這樣牛屎、馬屎、猴子屎，甚麼污穢的泥水都是真的，都是真如自性。「一真一切真，萬境自如如」，萬境即一切境界，色聲香味觸法都是如如，如如者不動，本來就是真如，真如是不生不滅的不動，不過我們覺得它是幻、變化的，其實它的本體就無變化。就體而論體，一切都是如如不動，如如即是形容不動。「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實」，萬件事都是如如之心顯現，如如之心的本體就是我們的佛性，這個佛性是唯一的真實。「若如是見，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」，如果你這樣體會到，你所體會到的那件東西，就是你無上菩提的自性，無上菩提所體會到的自性了，一個解釋。第二個解釋，如果你能夠了解你如如的心，心的活動，這個心的活動即是我們佛性所顯現，那麼你的活動就是你無上菩提本身的本質。

「汝且去，一兩日思惟，更作一偈，將來吾看」，一句。你姑且先回去，你再想多一兩天，再作一首偈。「將來」，來是拿，拿來給我看。「汝偈若入得門，付汝衣法」，你再作首偈，如果真的表示你入了門，我把衣和傳法給你。「神秀作禮而出」，頂禮，或是作一個禮之後，退出去。「又經數日，作偈不成」，一句。又詆毀他，又再經過幾天，作那首偈不成，「心中恍惚，神思不安，猶如夢中，行坐不樂」，又是詆毀他，肯定是後人點染，不用解釋，個個都懂得解釋這幾句。

「復兩日」，又過兩日，幾日，又再過兩日。經過很多天，起碼四、五日，「有一童子於碓坊過，唱誦其偈」，一句。再過幾天，再過兩日，四、五日後，有小孩子於碓坊過，行過後院，在六祖舂米的地方，在那處經過。一邊經過，一邊唱那首偈、

念那首偈。「惠能一聞，便知此偈未見本性」，我惠能一聽，這些說話是六祖講的，我惠能一聽(童子)念那首偈，我就知他未見本來的真如自性。「雖未蒙教授，早識大意」，一句。我惠能來到，雖然未能蒙，蒙者承，未能夠承受到五祖的教授，但我早已經知道大意。「遂問童子曰：誦者何偈？」遂者於是，於是問那個童子，問那個小孩子，你現在念那首是甚麼偈？「童子曰」，於是童子對他講，「爾這獼獠不知，大師言：世人生死事大，欲得傳付衣法，令門人作偈來看。若悟大意，即付衣法為第六祖」，一句。他說不用解釋，你這個獼獠甚麼都不懂，大師教，世人生死事大，叫人作首偈。如果那首偈表現得見性，就傳位給那人。「神秀上座，於南廊壁上，書無相偈，大師令人皆誦，依此偈修，免墮惡道；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。」神秀上座在南廊壁上，寫了這首偈，即是無相偈，四句即是無相偈。五祖大師都令個個人誦，依這偈修，就不會墮惡道。依這首偈修會有大利益。

於是，「惠能曰：我亦要誦此，結來生緣。」惠能講得很聰明，他說要念一下，跟它結來生緣。他不說他(神秀)得，他不說我都要念這首偈來見性，他說我跟它結下來生緣。「上人！我此踏碓，八箇餘月，未曾行到堂前，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」，一句。「上人」，上人即是那些人稱和尚，即是等於大師。這個童子實在不是上人，當然未受戒，只不過六祖客氣稱呼他，大師、上人這樣，叫他做上人而已。「上人！」叫他一聲，「我此踏碓」，我此即是我在此，我在這處踏碓，八個餘月，踏了八個多月，「未曾行到堂前」，連到廳堂前面我都未去過，「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」，希望你帶我去那首偈前禮拜，讓我又去拜一下它。「童子引至偈前禮拜」，大概六祖當時真的拜那首偈。帶他去那首偈前禮拜。於是，「惠能曰：惠能不識字，請上人為讀。」為字是去聲，我不識字，請上人為我念這首偈給我聽。

「時，有江州別駕，姓張名日用，便高聲讀」，一句。當時有一個江州，江州現在是江西北部，廬山一帶，江西北部和湖北的東南部，那裏一帶地方，是唐朝江州，江州都是甚麼？不是很開發的地方，貶官貶過去的，白居易就貶了做江州司馬。別駕又怎樣呢？唐朝刺史，即是等於現在的總督、行政長官，不過刺史這個名稱是漢朝

有，漢朝所謂的刺史，約莫與現在的廉政專員相似，很低級，他專門去偵察那些…
…，即是每一個刺史，刺即是刺探，刺探每一郡的長官。每三、四個郡設一個刺史。
三、四個郡合起來做一州，一州裏面無行政長官。州下面有三幾個郡，郡有行政長官。
州設一個刺史，郡的行政長官叫做郡守，薪水是二千石，不是他的級是二千石。
意思即是說，每年值得二千石穀薪水。刺史，你以為他有幾多石呢？人人都以為，因為他監視幾個郡守，他的級應該是很大。不然，(是)很小，六百石。二千與六百之距，相差幾級，低幾級。

但是他有權到處巡察，你是行政長官，你管理一郡，他有權去你的郡到處查。他不直接查這個長官，他到處查訪，是查你的事情。查甚麼？查六件事，六件事我就不記得，六件事之外，他無權查。查甚麼呢？查行政長官有無跟當地豪門勾結？如果有，他不會說你的，他直接打報告上朝廷給宰相，宰相就派人來，做這些刺探的事。
第二條，看他有無隨便殺人、濫用私刑的事？又看一下行政長官的子女，有沒有去欺凌、強霸、跟當地的惡少年聯繫？總共有六條。看一下有無冤獄、有無貪贓枉法之類，總共六條。除了六條之外，他無權管理。如果要管太守，不可以的，無權管理，他只是打報告舉報給中央。連衙門都無，現在廉政公署都有一個衙門，他沒有。坐著一架車，到處巡而已。巡完這一郡，巡那一郡，無衙門。去到那個郡，郡長官要給地方他住，供他衣食，不能跟他大飲大食。除了公事，不能私交往來，如果你苛求、需索，行政長官又告狀，會告他。互相牽制，漢朝的制度很好。

他到處巡是有些助手，要跟著他。他坐在一架車，助手坐另一架車跟隨他。「別駕」，駕即是車，另外一架車。即是說刺史的助手，是嗎？助手叫做別駕。一到唐朝，刺史變了甚麼？一州等於一省，變了一省的行政長官。有很多大官跟隨他後面，那些叫做別駕，即是刺史的助手。那位「光州別駕」，

聽眾：夠鐘喇(時間到了)。

羅公：再講完這一句。姓張，張日用，高聲讀給惠能知道。

-完-